

教育新批评 丛书

天问工作室策划

EDUCATION

谁来塑造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中国教师的透视与反思

本书选编了近年来教育界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教师问题的观察、思考、批判和建言。它们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我国教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中的设想和建议。所选文章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并发人深省。书中文章所提示的每一个与教师有关的问题值得所有关心中国教育现状与前途的人们——教师、校长、教育行政人员及学生家长认真思索。

胡东芳 陈炯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教育新批评丛书
天问工作室策划

谁来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中国教师的透视与反思

胡东芳 陈炯/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丛书策划: 阙国虬 杨青楚

胡东芳 王亿钦

丛书编辑: 曾志宏

责任编辑: 庄艺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来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胡东芳,陈炯/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5
(教育新批评丛书)
ISBN 7-5334-3005-0

I. 谁… II. ①胡…②陈… III. 教师-教学工作-
研究-中国 IV. G6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9428 号

教育新批评丛书·天问工作室策划

谁来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中国教师的透视与反思

胡 东 芳 陈 炯/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开本 850×1168 1/32 11.25 印张 272 千字 2 插页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300 定价: 18.00 元

ISBN 7-5334-3005-0/G·24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新世纪的教育研究需要继承并发扬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按照这一传统,教育研究应当对教育的方方面面加以建设性批评,从而为教育之改良提供依据。即是说,对于教育研究而言,批评是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同时也是使教育研究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必要前提。回顾近20年来,我国取得的教育成绩有目共睹,但依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特别是从90年代初至今,十年改革,十年探索,中国教育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经历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新旧杂错,真假共生,良莠并存。它们扑朔迷离,虚虚实实,有时使人觉得满怀信心,有时又令人感到困惑莫明。来自第一线的大量信息也在说明,在我们的教育中还存在着从理论到实践,从制度到方法的许多需要研究和改善的方面。中国在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到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存在哪些问题?中国教育的前景究竟怎样?如何将当代中国教育的最新变化介绍给读者?如何使每一个关注教育的人能够了解中国教育的最新发展状况?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教育新批评》丛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这套丛书编撰的宗旨是力图准确把握和反思当今中国教育发展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教育问题,以促进中国教育的健康、持续

发展。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在策划与创作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力求反映出“天问”精神。所谓“天问”精神是源于伟大诗人屈原的精神，屈原在其诗歌《天问》中一下子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展示了诗人“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强烈愿望。因此，“天问”精神就是赋予屈原精神以强烈时代特征并发扬光大的一种探索精神、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综合。我们之所以把这套丛书命名为“教育新批评”，是因为批评并不意味着谴责或抱怨，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和驳斥，更不等于一套关于教育的教程或学校生活的实践纲领。相反，批评是指某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即不满足于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教育状况的完善的必要条件。因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倡导一种以反思和质疑为本质特征的批判意识，其目的在于追求教育的合理状态，并帮助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在阅读这套丛书的同时，能够开阔视野、启迪思路、学会批判。

这套丛书是描述和分析中国教育现状和改革态势的系列著作。它所探讨的都是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具紧迫性、根本性和危机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如“3+X”高考改革、民办教育、高校扩招、教育产业、创新教育、学校管理、英才教育、教师、课程改革，等等。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年轻的教育学博士和硕士，他们是以学习者、研究者同时也是以实践者的身份进行写作的。他们研究现实教育问题的方方面面，不断开拓教育问题化领域，努力在教育实践中实践这些理念。他们是青年，热血沸腾，怀着一颗拳拳之心，敢于直陈利弊。在现代教育研究领域，他们学有所专，训练有素，对当代中国教育有独到的研究和认识。他们支持改革，但对现行的各种改革思路和方略不尽赞同；他们研究改革，但与当前学术界的主流学派有明显区别。他们有

独特的透视角度，新颖的分析思路。他们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不仅富于现实感，而且带有批判性。因此，丛书的研究、写作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意义。吸引读者的不仅仅是每一本书建构起来的教育现状叙事，也不仅仅是鲜明有力的教育问题展示，而且还有对教育现实的想法，更有对未来的教育研究者发出的邀请。

这套丛书也是崇尚对现实的正视、批判和变革精神的表现。它不迷信书本，不盲从权威，不粉饰太平，不危言耸听。而这正是我们现今社会及教育所亟需的。张人杰先生曾说：“我国新世纪的教育发展，需要一场教育批评的启蒙运动，来点燃新世纪中华民族教育精神的火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反思国人的心态，我们不难发现教育界存在着这样的现象：部分人反映教育现实的准则就是浓描成功，淡写失误，看“主流”，列功绩，报喜不报忧；有些人评论教育现实的规矩是今是而昨非，苛责前代，溢美当今，把眼前的教育困境和难题归咎于前辈；还有一些人应付教育现实的方式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当今的时代是以竞争定地位的时代，当今的世界是靠经济、科技实力论输赢的世界，当今的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的道理。中国要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世界里争一强国地位，必须在把握教育现实的方式上消除根深蒂固的阿Q精神、官场习气和士大夫心态，树立敢于正视教育现实、批判教育现实、变革教育现实的社会人格。

这套丛书不是研究纯学术问题的艰深专著，而是面向社会各界的教育反思性读物，它对当今中国教育热点问题作了简明而不乏深刻的述评。丛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文字晓畅，既富于开拓性和批判性，又有生动、活泼的文风，并有较强的大众性和可读性。它从中国教育政策和战略的实际社会效应出发，运用现代

教育科学的最新成果，考察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的困难，分析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战略的得失，探索跨越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存在的误区的途径。它的初衷是将一些青年学者对中国教育现状和前景的最新思考推向社会。它为一切关心教育发展但不熟悉现代教育理论的人士服务，因此，每一个勤于思考社会问题的读者都将从这套丛书中受到有益的启发。

这套丛书从策划到撰写、出版，都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阙国虬社长、杨青楚副社长、王亿钦社长助理、《福建教育》编辑部曾志宏副主任等领导以及众多编辑的积极支持、鼓励和指导，他们为丛书的出版润色不少，在此深表谢意。限于主编者的水平，也限于丛书的作者都是在各自专题领域中的独立开拓者，因此，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难免存有分歧。我们认为这是好事，分歧可以引起争论、启迪思路，正是这种不一致性才可以为读者透视中国当代教育提供一个多维的参照系。而一切结论性分析都将属于读者自己。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对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待这套丛书陆续出版后，能够得到专家们和广大读者对丛书中的不足之处加以评说，提出改进建议。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胡东芳

1999年10月

于华东师范大学

教师是什么？

——关于教师的理性思考

教师是什么？

教师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教师是“蜡烛”、“春蚕”；教师是辛勤的园丁；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古往今来，人们给了教师各种各样的比喻，以形象地说明教师是什么。应该说，这些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人们了解教师这一职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些形象的比喻也有其美好的积极的一面，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些关于教师是什么的说明逐步演化成教师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并理所当然地认为教师应该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的师范训练制度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的社会是这样对教师寄予期望的，我们的教师自己也只能这样认为。而且各种角色的社会要求都是集中统一在教师个体身上，教师必须融合各种角色的要求和功能，从整体上扮演好完美的教育者的角色，使自己达到“至善”，使学生达到“至善”。这样一来，教师们被一步一步地推上令人难以达到的理想化的境界。然而，这些比喻并不见得恰当。现实社会中的教师，作为一种职业，远未达到最光辉的境界；作为一种要求，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传道、授业、解惑”；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教师不应仅是“蜡烛”、“春蚕”；作为一项工作，教师更不能只是园丁或工程师。其实，所有这些描述性的美好的赞语，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都是无济于事的。

现实问题的要害，是要在全社会扭转对教师职业、教师劳动的不正确的看法，解决教师极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待遇，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给教师职业和教师劳动以科学说明。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教师的形象问题，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思考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我们更需要对那些说明或比喻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

教师是什么？

夸美纽斯说，太阳底下再也没有比教师这个职业更光辉的了。坦率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声，它蕴含着人们对教师职业的尊敬与颂扬，同时也是对教师职业的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教师朝“完人”的方向努力。为了与“光辉”保持一致，很多教师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笔者曾做过多年教师，觉得这顶“桂冠”不过是对教师职业特点的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已，犹如人们说城市清洁工是“城市美容师”，说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是“白衣天使”一样，是一束悬在教师头上的美丽的光环。更何况，教师职业的光辉并不意味着教师待遇就一定高，二者之间并没有正比例的关系，就目前而言，二者之间反而存在着很大的反差。事实上，笔者在多年的新教师岗位培训中阐述这一形象时，已是教师的及即将成为教师的学员大多表现出无奈之态，心里总是灰灰的，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可以是一些人所热爱的事业，也可以是谋生的手段。对于多年从事教师工作的人来说，两种目的兼而有之为多。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教师作为呕心沥血、心无旁骛、固守清贫的形象印在心中，教师职业的形象仿佛不这样就显示不出其“光辉”来？确实，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的良心和真诚。然而，教师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而已，不过是

诸多职业分工之一，他们也是普通人，和所有人一样，他们需要工作，需要学习，也需要娱乐、休闲。生存才是第一要义。教师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俗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无异，为何只把“完人”的光环箍在教师的颈上？

作为一种比喻，教师职业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许给教师带来的是极高的要求，而不是实际的待遇；也许是对教师精神地位的赞扬，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精神与物质的巨大反差，又给教师带来了什么呢？实际上，教师的待遇高低，影响着教师的社会地位。待遇的高低与收入的多少虽不能绝对影响教师的职业声望，却是衡量一个人或一种职业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忧道不忧贫”作为一种美德，是指不把极其富有当作追求的目标，但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要求。教师不去做买卖而愿意教书，是因为他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保证。如果这种保证都没有，你怎么叫他安于清贫？生存条件的窘迫，不过是中国教师陷入窘境的一个具像性的侧面。教师这个职业，已经没有了物质上的相对优裕，剩下的只是高尚的精神食粮，教师也许是20世纪里的精神贵族，但物质上仍很贫穷。教师没有精神不行，但仅有精神肯定不够。

教师是什么？

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自从韩愈写了《师说》之后，“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成了教师所遵循的法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则成了其题中应有之意。直至今日，人们一谈起教师，无不以此作为引证。其实，当我们在宣扬这一说法的同时，我们需要反思隐含在其中的一些负面效应。其一，它使人们对教师工作形成这样一种感觉：教师职业是一个仅仅具备知识、熟悉教育教学规律、教育教学原则加严格执行就能完成的精

确的或形式化的职业，有一个绝对的“真理”或对应的“教条”在那里可供套用。恰恰相反，教师必须以一种似乎很精确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实际上无法精确处理的问题。教师必须注意社会实际，注重吸收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人情世故和常识，才可能大致地但不会令所有人满意地履行他们的使命。更何况，我们已经步入一个信息化的时代，教育环境的改善，多种媒体的介入，一个班学生的信息的占有量远远超过一名教师，“吾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感觉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因此，教师必须是一个终生学习、始终站在知识前沿的人，而不是有了大红证书就一劳永逸。其二，从哲学的高度看，这一说法反映了一种适应性教育的主张，其实质乃是将教师和学生都看作是社会的工具，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应该取决于社会需要。因而，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使得很多教师不去思考与拓展自己的角色形象，仅仅满足于完成三项任务，缺乏创造性。殊不知，缺乏创造性的教师又怎能培养出有创造性的学生来？时代的发展，业已决定了现代教师所传之道，所授之业，与以往相比是大不相同的，自然所解之惑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仍仅仅满足于此，那肯定也是不行的。而就每一代新人而言，都是立足于既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创造，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不可能仅仅是“适应与守成”。科学技术的进步已使教师的作用不断扩大，教师的角色将从信息与知识的传播者变成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和辅导者。教师要具有优异的教学能力和知识更新能力，熟练地应用新的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教育技术，成为学术探索的典范，合作教学的领导者，学生的理智、社会和情感方面的指导者，创造型、全能型、完整型的人。更重要的是，教师除了传播已有思想外，还应能够创造新思想。教师职业要求教师对思想有特殊的敏感回应。其三，这一说法反映了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学指导思想，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尽管多年来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然而从小学到大学，由于这一思想的惯性作用，我们中国学校的课堂依然是“一言堂”，教师永远是主角，处于支配地位，学生则只是被动地听。教师是主动者，是支配者；学生是被动者，是服从者。教师、学生、家长以至全社会都持有这种潜意识：学生应该听从教师，听话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教师应该管住学生，不能管住学生的教师不是好教师；师生之间不能在平等的水平上交流意见，甚至不在平等的水平上探讨科学知识。

教师是什么？

教师是“蜡烛”、“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长期以来，这种比喻几乎成了教师的“专利”，它刻画出教师工作的艰辛与奉献精神，至今仍有不少教师以此作为激励自己勤奋工作的座右铭，仍有不少领导以此来赞扬抑或要求教师。诚然，现代教师依然需要弘扬奉献精神，但是，从教师主体的角度来看，他的价值是否仅仅是奉献？当我们在经意不经意地运用“蜡烛”、“蚕”与教师作类比时，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喻之后被忽略的几个问题：

一是教学方面的问题。一味以蜡烛精神作为好教师的象征，违背了现代教学规律的要求。这是因为：其一，“蜡烛”、“春蚕”精神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只有全部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提高教学质量，把学生培育成人才。然而，现代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花费最少的时间赢得最大的教学效果提供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教师不仅要舍得在教学上花时间，更要提高单位时间效率。其二，过分强调“蜡烛”、“春蚕”精神不利于培养学生有效学习的观念和能力。现代社会对学生的要求是如何学会知识和学会如何学会知识。它要求学生能够花费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学习效

果。如果一个教师没有有效教学的观念，很难想像他会教会学生有效学习。其三，过分强调“蜡烛”、“春蚕”精神，实际上等同于“杀鸡取卵”，会有损教师的身体健康。教师是人而不是机器，不能不停地运转。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蜡烛”精神固然可赞，但不可取。经常有报载中年教师英年早逝，不是令人十分痛心吗？试想，如果他们健康，不是能为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么？

二是价值取向方面的问题。一味以“蜡烛”、“春蚕”作为对好教师的歌颂，在价值观上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取向。其一是牺牲小利，以获大利。其二是客观上宣传了义利之间的对立。“蜡烛”与“春蚕”都是以“舍生取义”为取向的，是取义不取利的，这种精神固然可嘉，但却违背了义利对立统一的道德基本原理。

三是师德方面的问题。这一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掩盖了教师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面临的种种冲突与困境。“蜡烛”与“春蚕”是教师的一种理想人格，是我国社会中教师道德原则规范的结晶和道德的完善典型。但这种理想人格在社会价值日益多元的今天，势必与某些教师具体个人人格的道德性规定发生冲突，使他们在选择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时面临种种困境。作为教师，他不仅受着“蜡烛”与“春蚕”这种理想人格的影响，也受着职业群体内以及社会其他群体的道德观念的熏陶与冲击。

“蜡烛”、“春蚕”，多么可歌可泣的教师形象，多多少少也使教师有了一个悲剧角色的意象——燃烧、流泪、毁灭！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到“风烛残年”再到“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通过奉献自己、牺牲自己、毁灭自己使学生获得发展，自己却无法获得可持续性发展，而社会却视之为教师的必然本分，这既不利于教师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有悖于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所倡导的终身教育思想及当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因此，我想请人们不

要再歌颂教师的“红烛”精神，有谁知道那泪滴中的辛苦？我也想请人们不要再以“春蚕”作为教师的代名词，又有谁知道那春蚕的悲伤与苦恼？我更要请做教师的不要去做蜡烛、春蚕，蜡烛叫人平庸、渺小，光亮微小短促；春蚕叫人封闭、保守，缺乏创新。既做教师，就要有比蜡烛更多的光亮照耀世界，就要比蜡烛的生命更加永久，更加辉煌，就要有比春蚕更多的打破常规的精神。

教师是什么？

教师是辛勤的园丁。很多人都这么比喻教师，但这种比喻的后果会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园丁的工作几乎按照其个人意志、审美观念进行操作，寻求的是人工的雕饰和整齐划一，有大量造作的痕迹。读过龚自珍《病梅馆记》这篇文章的人，一定可以看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一文中所描述的、所批判的恐怕正是我们广大教师正在做的，我们难道不为学生感到悲哀吗？我们难道不为教师感到脸红吗？学生是园中的花、圃里的草，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如果园丁只是辛勤地施肥浇水，让花草树木顺其自然、顺其天性地自由发育、生长，也许会生出一片森林来，但是，园丁手拿着锄、拿着刀、拿着剪……同样，教师往往按照他的追求、他的规格标准、他的审美需要、他的好恶去耕耘、去铲除、去修剪，又或教师教条武断而扼杀学生的好奇心、求异个性或批判精神。学生是被动的、被迫的，在“园丁”的照顾下，不允许有自己的自由和个性。这样，本想培育的所谓栋梁之才、砥柱之木，难免成为供人玩赏和摆设的盆景。而且，在这一比喻的背后，也反映出一系列的、至今仍很少为广大教师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强调共性，以极端的共性来扼杀个性。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省吗？如果教师的工作像机械生产的产品一样仅仅注意一个型号、一个共同的要求与标准，不是从千变万化的各

个对象的个性出发来因人施教并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那么，教师越是辛勤，其害处就越大。更何况，人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潜能，社会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教育就是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出发去建立自己的目标。而将教师喻为园丁，往往使学生的潜能，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愿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许多学生在园丁的“修剪”下将童年时代的情趣、个性早早地磨灭了。在园丁的辛勤工作中，无数个性鲜活的学生被“塑造”成了划一的“人才”。殊不知，一味地把学生看成是蒙昧无知的被动客体，任教师去束、缚、修、剪和塑造，教师即使牺牲了自己，废寝忘食地工作，也未必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更甭提培养出身心和谐发展的个体了。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教师的悲哀。在呼唤创新的今天，教师的社会形象及社会作用，还仅仅只是园丁而已吗？

教师是什么？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于这一比喻，每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恐怕都是耳熟能详的。众所周知，工程师是工业社会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工程师这一职业也是令人敬佩而向往的职业。用工程师来比喻教师，本出于好心，但也充分暴露出人们潜在的心态。即这一比喻在肯定了教师塑造学生的巨大作用（教师是学生道德和品格的设计师、创造者，是学生个性的制造者或生产者）的同时，其本身就陷入了一定的误区。首先，这一比喻是把工程师作为教师的上位概念来作比的，很显然，工程师的地位在教师之上，而且教师的地位是不可能达到工程师的地位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把教师作为其他职业的上位概念作比的例子？在人们的心底里，教师是否只是“小儿科”，是否仍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其次，在这一形象下的师生关系中，师生各自所处

的位置是不言而喻的：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学生是教师工作的对象和材料，教师倒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描绘、摆弄、塑造学生，而学生只能是被动的，不可能有很多的自主权，更甭提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和生动活泼自由地获得个性的发展了。再次，在价值取向上，这一比喻反映出唯科学主义的倾向。毋庸讳言，工程师的工作性质与教师的工作性质有很大的不同，甚或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因为工程师的工作对象毕竟是无生命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而教师的工作对象却是活生生的、正在成长变化的、现实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对待物的方式是无法适用于人的。如果硬是要这样做，肯定是有害的。可实际的情况恰恰如此，恐怕与这一比喻不无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我们在认可教师伟大作用的时候，当我们在歌颂“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许多教师的作用远非工程师的作用，教师的地位也远未达到“灵魂工程师”的地位，这是不能不正视的现实。如今，久受清贫困扰的教师们，面对喧嚣着裹挟而下的物欲，教师职业本身应具有的神圣，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好像已不如往日那般凝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与我们对教师社会形象的不恰当的或过头的比喻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比喻往往在教师的心中造成长久的负面积淀，从而影响到教师的观念、行为，最终对学生造成潜在的伤害。因此，我们的各级领导应当为教师多想实招，多做实事，以其对教育和教师“到位”的认识、境界和行动去铸造新的“师德”、“师功”和“师魂”，莫再以漂亮的“光环”去“包装”教师，那样于尊师重教无补，反而使教师寒心，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最终会给学生带来隐性危害。

教师是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不停地追问，但就

目前而言，只能作这样的回答：

教师不能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过度“光辉”的背后必然会有大块大块的阴影。

教师不该是“蜡烛”、“春蚕”，蜡烛的泪里、春蚕的茧中，有太多的悲伤。

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教师的生命在于创造。

教师不要做园丁，园丁的劳作总离不开过分的矫饰。

教师不必是工程师，工程师的工作对象毕竟是无生命的、固定的物体。

教师是什么？

自古以来，人们便喜欢谈论教师，但教师就像许多常用概念一样，虽然人人都讲，却殊难简单定义。有鉴于此，教师就是教师，不要再用其他职业来比喻教师，也不要给教师太多美丽的光环。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承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给我们以深远而重大影响的，除父母之外，就是我们敬爱的老师了。对教师的重视，应体现在对知识的重视，体现在对教育的重视；对教育的重视，应体现在对教师价值的认识；对教师价值的认识，应体现在对教师社会地位的确认上；对教师社会地位的确认，需要对教师形象进行实实在在的重塑。在这里，我们要睁大的是另外一只眼睛，一只透视的、挑剔的、批评的眼睛，我们必须确切地反省和反思：谁来托起明天的太阳？谁来塑造“灵魂工程师”的灵魂？教师教学究竟靠什么？师生关系究竟怎么了？21世纪，教师该如何执教鞭？

胡东芳